

中学生课外文学读本



中国当代 中篇小说选

(三)

蒋卫杰 编



青海人民出版社

——课外文学读本

中国当代中篇小说选

(三)

蒋卫杰 编

青海人民出版社

(青)新登字 01 号

责任编辑:谷风

封面设计:张戈

中学语文教学参考

中国当代中篇小说选(三)

(三)

蒋卫杰

中学生课外文学读本

中国当代中篇小说选(三)

蒋卫杰 编

青海人民出版社出版

(西宁市西关大街 96 号)

国家教委图书馆工作委员会装备用书

沙河市第二印刷厂印刷

开本 787×1092 毫米 1/32 印张:9 千字:191

1994 年 11 月第 1 版 1994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5000 册

ISBN 7-225-00953-6/I·157 定价:6.00 元(全套定价:30.00 元)

目 录

张曼菱	唱着来唱着去 ——献给我永恒的情人	(1)
莫 言	透明的红萝卜	(117)
张 波	白纸船	(172)
刘醒龙	凤凰琴	(222)

张曼菱

唱着来唱着去

——献给我永恒的情人

你好象是一首歌，
从这边看从那边看都是一首歌。
你好象太阳刚落的时候，
天空上红彤彤的金星。
你的面容在我的心的花园里。
我的花园日落后也不会黑暗，
因为你是永远明亮的。

——哈萨克民歌

一 异乡人

夏天的黄昏，我总去巴扎（集市），去买我爱吃的果干、

果仁。一堆堆闲散的男人们聚在那些零食摊旁、电影院门口和集镇上所有空旷而热闹的地方。他们有的卷莫合烟、有的喝酒、有的玩纸牌——都在那儿等着。天天如此，天知道他们在等谁。

在我们新疆的这些被戈壁沙漠遥遥分隔开的小镇上，生活就是这样。人，期待着人。多一个人多一重色彩，多一分情味。

一个新出现的过路的女子，假如你还年轻漂亮，在这些活泼的男人中间走过，四周就响起笑声、口哨声。有人大胆地喊你：“停一停！”有人跟上来和你搭话。直到你走远了，还听见他们唱给你的调皮歌儿：

新疆好吗？库里好吗？

哪里有家哪里好。

维族好吗？汉族好吗？

哪个漂亮哪个好。

新疆人称内地“库里”，有仓库、腹地之意。新疆就好比是仓库的大门。

我喜欢新疆这活泼轻快的气氛。人们不是在度生活，而是好象要在旋律上唱出生活、跳出生活来。在这里，你看不出有谁心事重重。在这里，人们似乎每天都可以重新开始自己的生活。希望永远在向你招手。

现在，我和丈夫、女儿住在乌鲁木齐。每年，我随歌舞团下乡演出。我喜欢逛那些小集镇、小乡村。我们新疆的风土人情在那些地方，我的艺术也在那些地方。

这一年，我随演出团来到塔里木。这个地方我从没有到过。但是塔里木对于我，却有一种年深月久的相思之情。塔里木荒凉的戈壁，占有着我的生命。

塔里木河清凉的水流向无数条小沟，滋润了幸运的红柳、葡萄园和果树林。热瓦甫的琴声伴着热情的歌声：

百灵鸟在歌唱，等待花儿开放。

我就象百灵鸟，日夜在歌唱。

姑娘啊，姑娘啊，

你是不是在日夜把我想？

传说阿拉伯世界有一种果子叫“情人的唇”，样子象情人微张的嘴唇，不吃则已，越吃越香甜，一吃就不能住嘴。南疆是这样的温暖，柔媚，多情，使人想到这种神奇的果子。情人的唇，我的初恋的蜜果，在我的心中它永不凋落。

南疆人家的庭院里种植眉草波斯玛，深绿色的，不太高，在八月里播种。妇女们用波斯玛的叶子碾碎挤水，用棉花蘸着水汁画眉毛，胜过商店里卖的眉笔。波斯玛乌黑而滋养眉毛。用它描眉的南疆妇女格外妍媚。

这里仿佛不应该有什么悲惨不幸。

而我梦魂萦绕的塔里木河岸，并不是这青翠的绿洲。塔里木河水流过一个悲苦的地方，那是历年来犯人服役流放之地。我的赛尔江在那里受苦，熬尽青春。我们阿勒泰地方，有多少人受冤屈被断送在塔里木。因为我们阿勒泰人面临着一个忽敌忽友、变幻莫测的大国，塔里木便成为我们命中的灾难。这个遥远的南疆地方的塔里木，它凝结着我们阿勒泰男

人的多少血，女人的多少泪！

阿勒泰！我心灵门扉内珍藏的世界。没有一刻我能忘记你。你的富有埋藏在你荒凉的外貌下面。你生育了我，占有了我的初恋。

我们阿勒泰的庭院，不象南疆这样藤萝青翠，梦一般的缭绕，而是呈现着北国的旷漠景象。仿佛房子昨天才在戈壁滩上立起来，没有装饰，也没有垃圾，荒凉而干净。人家种植，也多是树木——杨树、榆树、桦树和自己吃的蔬菜。霜冻早早地就来临。主妇们便忙着大缸地腌西红柿，腌茄子辣椒，撒上大把岩盐。我就到河滩上去，捡些干净的鹅卵石抱回来，给妈妈压缸。

在阿勒泰山那些草木稀少的山坡下，随便找找就可以拣一衣袋石榴石。这些通红的石头经过打磨就制成美丽晶莹的红宝石耳坠、戒指。各族的妇女都爱戴红宝石首饰。

北疆的男人也另有风格。你从他们中间走过去的时候，只要你做出不愿相识的样子，哪怕你打扮得象天仙一样，你也能象穿过一堆堆石头那样安宁。这是些什么样的男人？难道他们连好奇心也没有吗？你会由于太安宁而索然寡味了。

不过你不必过早地沮丧。哈萨克男人并非对人不注意不关切。你的一举一动，全在他们的注视之下。到需要的时候，你便会感到他们的存在。你该获得的同情、爱和帮助一点也少不了。

怀着对北疆冻土的忧思，我徘徊在塔里木河畔。那天，我走进路边上一座用红柳、沙枣枝和玉米秆塔成的瓜棚。正是瓜熟的季节，那些堆着的瓜象青翠的矮墙，沿着这道路一直砌下去。

瓜棚的地上铺了破毡子。一个汉子坐着对瓜饮酒。

我向维族老汉买瓜肉。

饮酒的汉子抬眼望我，在毡子上挪动了一下，表示礼让。这早眼，我就看出了，他是一个哈萨克，遥远的北疆的哈萨克。

他眼睛是狭长的，含着一种难以解脱的哀伤与深情。他的鼻梁线条笔直流畅，介于蒙古人和维族人之间。他的嘴唇丰厚而柔韧。他毫无那种对异性挑逗的习惯性表情，而是单纯明朗，一种强悍而柔情的奇妙的混合。

“你是哈萨？……”我一面坐下，一面问他。

他的眼立刻闪亮了一下：“是。”他转向我：“你怎么知道？”

“我是阿勒泰的。”我低声说。

他却立刻提高了嗓门：“你从阿勒泰来？”

“你从阿勒泰来？”他拿起酒瓶喝了一口。

“你从阿勒泰来？”他又喝一口。

“你从阿勒泰来？”再喝一口。

看见这个孤零零的哈萨克汉子，我揣测，他是个天涯沦落人，我的不幸的赛尔江的同命人。他心醉神迷地重复着“阿勒泰”、“阿勒泰”。

“我从阿勒泰出来，任何地方不想，只想阿勒泰。克浪河！啊，谢谢，谢谢你提到我的家乡的克浪河。请让我握你的手，我要亲亲你的手。乱七八糟的意思没有，只因为你提到了克浪河，克浪河，石头打着石头，任何时候都听见它的水响声。

“吃羊耳朵？对，年纪最小的最可爱的吃羊耳朵。让他吃了听话。你说出了我们哈萨克的风俗。我谢谢你，谢谢！奎屯大曲？哎呀，谢谢！谢谢，你什么都知道，你知道我们阿

“哈萨克人爱喝的酒。”

他从破毛毡上跳起来使劲握我的手，吻我的手背。我有些怕疼地往后缩着我的手。

维族老汉说：“别克，你这样喝醉的样子，让人家库里来的客人看见了，对我们新疆民族的印象不好。”

“不，”我摇摇头，“我是新疆的。”

别克的眼睛里闪出了聪明的被伤害的光。他不再和我握手，颓然地低了头。他用温柔的低音唱了起来：

朋友，你在哪里？
我们从小一起长大，
就象写不完的诗，
就象同一个天空上聚在一起的星星。
我们走过同一条路，
我们都是好汉英雄。

当感伤的时候，
你们来到，你们轻声问道：
“谁欺负你？谁？”
我说：“没有，没有谁。”
“啊，亲爱的，你喝醉了。”
你们就把我拥抱。
那样的朋友，你在哪里？

你抖动双肩，摊开双手，伤心地向着我，向着维族老汉询问：

那样的朋友，你在哪里？

别克！别克！听见你的声音，看见你的面容。

虽然我看不到你们，

但我知道你们是好汉英雄。

别克！别克！你们在自由地生活，

为自己的幸福而勇敢斗争。

别克！正是别克，赛尔江亲如兄弟的朋友。

多少年过去了啊！他叫努尔别克。这歌声使我把他完全认出来了。这是他和赛尔江在一起唱的歌：“我们象写不完的诗，我们都是好汉英雄。”

别克，你认不出？我就是那个总是轮到吃羊耳朵的姑娘，那个闯到你们中间去的顽皮的汉族丫头。那一年，我考进了乌鲁木齐歌舞训练班后，又跑回阿勒泰，到哈萨克人中间去学习民歌。我的家庭不和哈萨克人来往。那一年，是我第一次真正接触哈萨克。

那时，我胖得那么好看，象一只自由自在的白鹿。梳了两根长辫子，一身乌克兰装。那是我的俄罗斯妈妈约我留下的。现在我瘦了，苍白了。离开阿勒泰，离开阿勒泰的活鲜鲜的羊肉饭，外面的乱七八糟的饭我总是吃不惯——招待演员的饭是很排场的，但无论炒多少盘子菜，我们阿勒泰人吃起来都不过是——草。

我们阿勒泰的饭简单而高级，奶茶、酥油、羊肉包尔寮克（哈萨克的一种油炸食品）。样式简单而营养丰富，就象我们的阿勒泰人一样。

我吃外面的饭总是提不起精神来。异乡的饭使我的胃泛冷气。我多么渴望一碗又香又酸的揪片子汤。

我爱我们阿勒泰人不畏寒的硕壮体魄，那沉着的气概。我爱那反映着草原日晒和西伯利亚寒风的褐色脸庞。

家乡的空气多好、天多蓝啊！每天都有新鲜的羊肉吃。我见了肉象狼的娃娃一样。吃了羊肉才会想跳舞。踢踏舞，蹲下去象弹簧一样地跳起来。哈萨克的“黑走马”，舞蹈的黑色马形象总给人孤傲杰出的韵味。吃不上那样活宰的羊肉，唱歌都走调，人身上仿佛少了温暖和活力。

进到城市里，和别的汉族丫头相比，我发现吃羊肉使我的皮肤粗糙而有弹性，总是绷得紧紧的，发着纯净的棕色的光。吃羊肉甚至使我的眼神也不一样，目光总是集中的。我愿意永远是这样的我。我不愿意温文尔雅，斯文秀气，骨瘦如柴。

“妹妹，我尊重你，我喜欢你。我一见到你，就觉得你可爱。你这样可爱。但我永远不想你。我们哈萨克人，尊敬人就尊敬一辈子。我说你是我的妹妹，一辈子是我的妹妹。”

二十年前，别克喝了许多瓶子酒，神往地望着我，这样庄重地说。那是在他知道了我和赛尔江的热恋之后。

这样的话，我怎能忘记它？哈萨克只用平淡的汉语词汇，便创造了另一个世界，一个实在的和人情的世界。

哈萨克人礼性大。一见面，必须首先问清是哪个部落，哪个支系，哪一家，多大年龄，婚否。如果不是本部落，要问与本部落有无婚嫁关系。一切问明了，确定了对方的身分，也就确定了应该跟对方谈话的态度和方式，以及可不可以开玩笑等等。同部落的男女不能通婚。如果对方女子是你的朋友

的情人，就视同兄弟姊妹一样。

又由那本故事书里，尽情地开玩笑。哈萨克开玩笑厉害得，连那本故事书里的英雄都输了。而大伯子对兄弟媳妇却是绝对严肃，绝对保守婆媳关系。别克对我后来就是这样的。

每逢是族年轻人的欢聚之夜，总是别克，第一个在赛尔江的半风琴声中站起来，轻轻抽动肩膀。他把那在琴声中变得神秘起来的眼睛投向我。随即，那雄壮魁梧的他慢慢地走近了我，他用全身的节奏，用眼神在恳求我，似乎是在恳求一种比跳舞更重大的东西。

我转过头去，想回避。赛尔江的声音从琴声中传来：“林林，起来！人家在邀请你跳舞。”

别克起初也追求过我。有一次，他拿起我遗落在桌上的手帕亲吻了一下。赛尔江走来，拿起手帕，说：“你的手帕，收起来。”他把手帕放在我手里。我收了起来。我对他顺从，对别克回拒。赛尔江在感情上决不让步的。

又有一次，宴会之余，别克斟满晶莹的一小杯红葡萄酒递给我。赛尔江出现在门口，大声喝道：“林林，我希望你不要喝。”我为难地将酒还给别克。他却把它一口喝下，宽宏地说：“我把它全部喝下去了，你拿过的酒。”

在草原上，别克举手高扬，对我说：“我们哈萨克人的心，不是我吹牛，任何民族不象，宽广的，开阔的，就象这个草地一样。”

是别克和他的同胞们，使我抛却了我的家庭与哈萨克的宿怨。

别克为什么来到这遥远的塔里木异乡？别克是不会离开阿勒泰的。仅仅是看到他的背影，一个孤零零的喝酒的汉子

的背影，就使人感觉到不幸。他是别克。不过，不再是那个快快活活的大力士别克了。而我，也不再是那个初恋中的汉族丫头了。也许，我改变得比他还厉害。他根本没看出来啊。

“我见过你。”忽然，别克抬头盯着我。

“在哪里？”我的心跳起来，往事的帷幕就要被拉开了。

“在我的感觉里。”他却这样回答。

“我是路过的。”我失望了，用轻松的语调说。

“但是我见过你。”别克又一次想捉住我的眼神，“我们哈萨克人聪明，很敏感，这个你应该知道。”

他看着我，带着一种不由自己的眷念和一点儿疑惑。那是哈萨克人丰富的神奇的感觉。

一种真诚的痛苦在我的心中爆发了，那是象欢乐一样的爆发。

“别克，我是林林！我是赛尔江的林林。”我喊道。

在我的一生中，只有赛尔江和哈萨克叫我“林林”。我的汉族丈夫叫我“秀林”，同事们叫我“小张”，后来又有人叫我“老张”。

“赛尔江？林林？”别克陡地站起来。他明白了。

刹那间，他呆站在那儿，脸色大变。他应该象我最初提到“阿勒泰”、“克浪河”那样的惊喜啊。为什么？他的目光在颤栗，失去了爽朗和明净。象有一把黑色火烧透了他那微陷的美丽的眼睛。他躲避着不再看我的眼，拔腿往棚外奔去，撂下了半个瓜和酒。这是一个我从未见过的别克，一个被极大的苦恼、惶愧压倒的人。他的改变，可以用一句哈语来形容，骏马瘦削得象一张干皮子一样了。

瓜棚里，一直在看着的维族老汉开口说：

“你认识他？你认识他家乡的人？”

我点点头，却紧闭着嘴。我心里所翻腾起的风暴，只能和别克相遇。

机敏的维族老汉并不需要我回答什么。他指着别克的那半瓶子酒说：“这里没有一个人认识他，也没有他的亲戚。你说他跑来做啥呢？他天天光说想家，见到他家乡来的人又拔腿跑开了。从前，也有阿勒泰的哈萨到这儿来，给公家出差的。我们想，别克一定要和人家听起来喝老酒了。是他一个部落的人嘛，他们同部落的都是亲戚。你说怪不怪呢？别克跑不见了。等到那个哈萨走了，他才露面。唉呀！我看，他是埋不进他家乡的马扎了。”

马扎就是坟墓。一个人不能埋进家乡的土里去，意味着他的一生不能得到胡大的承认，也意味着他不再是这个部落的一分子。这是最大的痛苦和耻辱。

别克会遭到这样的命运吗？为什么，活着的时候他就遭到这样的猜疑？

我不禁想要为他辩解。他不是这样的人。

“聪明的乌斯达，你看出来了，别克一定有大心事。不过，他会回阿勒泰的。现在他大概是从塔里木劳改农场出来，一下子还不好意思回家吧？”

乌斯达的意思就是“师傅”，维族话。

“那有什么不好意思回去的？自己的家嘛！”乌斯达不以为然地说，“你们汉族看这个，我们民族人不管。亲人永远是你的亲人嘛！劳改那是政府的事情，说不清的事情。对不对？这个地方劳改的民族人，一放出来没有一个不是急急往家跑的。只有你们汉族人留下的多。这个别克嘛，不是劳改的。大

赦那一年，刚放走一大伙。那些人走了不长时间，他跑来了。买卖不做，天天就是给人家宰牛宰羊。哈萨牲口是一等的。给他安家，他也不要。这南疆地方哪里找哈萨丫头去？连个哈萨老婆也没有。”

我向乌斯过说了“霍息（再见）！热合买提（谢谢）！”走出瓜棚。我的愁闷就象那些堆积如小山的瓜。别克，你为什么不吐一句真情就无影无踪？你为何漂泊？难道你比我和赛尔江还要不幸？我和赛尔江的痛苦已属于过去，而别克的悲痛却仿佛要通到坟墓。

这突然的相遇，触发了我心中的呼唤：“赛尔江！赛尔江！”这美丽的音节又叩击着我的心弦，无休无止，代替了生命时钟的搏响。所有的分，所有的秒都变成了一声声“赛尔江”的音乐。

我死去的时候，
要提起你的名字再死去。
不提起你的名字，
我不能死去。

当我还梳着乌黑的长辫，穿着俄罗斯妈妈缝的乌克兰装，当我还象一只自由自在的白鹿时，我和赛尔江相识，在美丽如画的夏牧场，卡纳斯草原的山谷间。啊，那一年出生的小羔羊，小羔羊的小羔羊，也早已带领羊群，成为头羊，也许，早就葬身于暴风雪中，由于衰老而成为狼的牺牲。

在那一次弹唱会上誉满草原的老阿肯，也已长眠地下了吧？

主汽幕藏上的阿肯弹唱会，七年一度。阿肯就是歌手，“阿肯弹唱”就是哈萨克的赛歌大会。从那以后，已经多少个七年过去了？

可是我记得清楚，那个日子的每一个细节，草原上发生的每一件小事。

沿着清清的欢快的溪水，搭起两排白色毡房。当我们坐在山坡上往下看，赛尔江说，它们象两队雪白的绵羊，胡大的绵羊。

溪边架起篝火。人们忙着宰羊。孩子们围着吊起的肥羊看。草地上飘来奶茶的香味，羊肉汤的香味。哈萨姑娘拎着水壶，来来去去地汲水。瞧着她们活泼的步态，她们的肩膀、腰肢好象随时准备进入舞蹈。如果说，维族姑娘善于用眼睛说话，那么，哈族姑娘善于用舞蹈来说话。

有一次，牧民们在转场途中路过小镇。一位姑娘奉家长之命去商店买一把铝壶。哈萨毡房里少不了这种壶，总是一把烧奶，一把烧茶，一把烧热水，汲水也用它。姑娘走得急急忙忙。可是她恰巧碰上了一位不会说哈萨话的售货员。售货员一会儿搬来脸盆，一会儿搬来口缸、锅子，姑娘都一个劲地摇头摆手。哎呀！驼队就要走过去，妈妈在骆驼上焦急地把女儿等待。怎么办呢？哈萨姑娘忽然给售货员跳起了舞。她一手高高举起，手指尖尖比做茶壶嘴，一手叉在腰上，象茶壶的把柄。售货员一看，马上明白了，给她拿来了一把锃亮的铝壶。聪慧的姑娘不只是给家里买到了壶，还创造了这各民族的人都一望而知的语汇，舞蹈的语汇。以后牧民们去买东西，就不清的时候，买的和卖的都会比出各种舞姿来。“是要这个吗？”